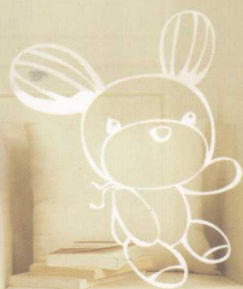


初见

First Love
红娘子·著

あいしてゐ

如果，
我们回到那个场景，
对视……
假设，
我们没有那些选择，
坚持……
或者，
我们从未相识相知，
陌生……



红书坊09年纯爱力作
一份璀璨夺目的情感盛宴

唤醒你我心中那份纯真的记忆，消失已旧的记忆期待重拾。

初见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场景，对视
假设，我们没有那些选择，坚持
或者，我们从未相识相知，陌生

中国妇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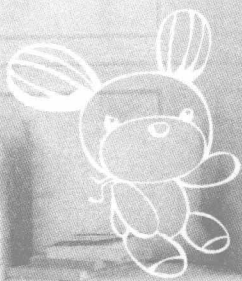


初见。

红娘子·著

あいしてお

如果，
我们回到那个场景，
对视……
假设，
我们没有那些选择，
坚持……
或者，
我们从未相识相知，
陌生……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见 / 红娘子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80203 - 698 - 7

I. 初… II. 红…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4771 号

初见

著 者: 红娘子

策 划: 红书坊

责任编辑: 刘 强 张 婷

装帧设计: 零点叁叁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南方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3 - 698 - 7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录 Contents

1	葡萄深碧
14	驿寄梅花
21	香冷金猊
27	漠漠轻寒
35	终日凝眸
44	薜萝风月
53	断云微渡
67	被相思染
79	旋抹红妆
89	水画屏幽
100	归梦难成
115	明月窥人(1)
122	明月窥人(2)
128	梢头旧恨(1)
133	梢头旧恨(2)



目录 Contents

138	浮香风散 (1)
143	浮香风散 (2)
149	残灯朱幌 (1)
154	残灯朱幌 (2)
159	余花落处 (1)
164	余花落处 (2)
172	长亭暮日 (1)
177	长亭暮日 (2)
187	南北东西 (1)
194	南北东西 (2)
200	露洗华桐 (1)
207	露洗华桐 (2)
222	情难自系

葡萄深碧

初春，桐城的清早总是有一层凉雾，从护城河那里漫来。行人急着往前赶，一是因为天还寒，二也是因为赶时间上班。

夏甘草正沿着护城河往北，不远处那个就是桐城中医院。桐城中医院原本是处百多年的三清观，大殿早已焚毁了，还留着当年道士们修行睡觉的三层高附楼，四面呈“回”字形，中间一处开阔天井。因着是文物保护单位的缘故，市里每年都有拨款修缮维护。虽然是古建筑，乍看上去也不觉得旧。

昔日的飞檐翘角虽还在，红衬描金的花纹也耀眼，满眼的木格窗里都加了厚重的塑钢玻璃，屋里屋外摆放着空调电脑，只有汲着鞋踏着古旧的木楼梯听着嘎吱嘎吱声响的时候，还能寻回些许往日的空灵印迹。

那正是夏甘草大学毕业前实习的地方，时间还很早，夏甘草不紧不慢地遛跬，清晨的河面，雾气还没散去，隐隐地晕着隔岸的垂柳，看得心头轻飘飘的，一时也忘了被冻得麻木的双脚。她恍惚间似乎听见有人在背后叫自己，回头张望，随即认出是中医院的同事，沈燔。

猛一见沈燔，立在雾色中，果然是鼻梁英挺，轮廓分明，再配上一米八几的身高跟儒雅气质，真真是一个青年才俊，更难得人品出众家世良好，一时间，夏甘草的心头涌出八个字：“谦谦君子，温婉如玉。”

“真的是你。”沈燔见她回头，快走两步赶上来。

“沈大夫好。”夏甘草扯下包住半张脸的厚围巾，刚说完四个字就灌了一嘴风。

“我还以为认错人了。”沈燔笑吟吟地看着她。

夏甘草见他笑得诡异，想也不想便知道是自己这身打扮惹的，桐城

虽是南方，冬天却冷得出奇，北风刮起，寒气便蹭蹭地往骨头里钻，偏偏自己是个最怕冷的，一入冬便如临大敌，每次出门都要帽子大衣围巾密密匝匝裹成个人形肉粽，只留一双眼睛探路，就这样也嫌不够，恨不得披了电热毯在身上才好。

“你家住这附近？”

夏甘草点点头，伸出手往家的方向指了指：“元妙右巷。”

“真是巧，我小时候家里也住那块。那附近有桂花酒酿做的特别好，好像叫生生甜食馆，现在还有吗？”

“有。”夏甘草觉得自己每吸一口气，就跟生吞了一个冰坨一样硬邦邦直往肺里砸。实在忍不住，她又把围巾拉起遮住半张脸，含含糊糊地喊：“对不住，这风灌得我直胃疼。”

沈燿哈哈一笑：“没事没事，我耳朵很好使。”又问，“你来院里实习，有一个月了吧！”

夏甘草微微诧异，心想他倒是记得清楚，只好回答：“算今天三十二天。”

沈燿点点头：“你科室分的不错，齐主任虽然长得像个圣斗士，其实是最好说话的。”

夏甘草这下实在绷不住了，齐主任是中药房主任，正是自己的直属上级，七十多岁了还被院里返聘回来。他解放前是家中药铺的伙计，解放后就一直在桐城中医院中药房，按说一辈子跟中医打交道，又到了这个年纪，早该是修身养性宠辱不惊了。

偏人都有例外，那齐主任也是，越老越热血，万年不败的火暴脾气，常常被人撞见跟二三十岁的青年医师在走廊里扭打，刚开始大家还乱作一团拉扯劝架，后来也就见怪不怪，胜负输赢各凭本事。

沈燿看夏甘草那素白的大衣高领，从淡绿的围巾那里滑下一个坠子。蚕丝捻成的红线上悬着的墨褐色椭圆形琉璃，在阳光下沁出如雾浮丝，随着光影的漂移徐徐流转，若隐若现地缠绕着正中镂空处如蝉似的物件。



“你那挂坠是红娘子？”沈燧识得那只虫子是只药虫，前几年有一阵兴起挂坠里包小昆虫的风潮，包的都是一些美丽的虫子，晶莹剔透，永恒不变，确实另类。

“好眼力，这样也能认出，”夏甘草把挂坠往回收进围巾，“是外星人送的信物。”

“外星人？”轮到沈燧吃惊。

“嗯。”夏甘草一笑，心里一阵温暖。

夏甘草与沈燧说话间已进了院门，正撞见一位穿着皱巴巴白大褂的干瘦老头佝偻着腰朝两人走过来，头发像棉花糖一样蓬着，远看过去，更像是头怪兽，正是路上谈的那个齐主任。“齐主任好！”两人忙站定了。

齐主任哭丧着脸看着两人：“看见我的喵喵了吗？”

沈燧摇头：“没见，我们刚进院门。”

齐主任唔了一声：“你们先去上班吧。”他抬脚便往院外走，嘴里兀自念叨：“别是叫猫吃了。”

见夏甘草一脸疑惑看着自己，沈燧忙笑着说：“喵喵是齐主任养的小白鼠。”

“老鼠丢了？”夏甘草怔住，果然是好名字，让猫误会是近亲，省得被害。这老头当年号称桐城四名医之首，据传他医术虽精却脾气古怪，没曾想是这般古怪法。

“喏，可不就是老鼠丢了，都找一上午了。”旁边有人答道。

夏甘草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掏钥匙开了中药房的门，将外间的木头隔窗打开，只关了厚厚的玻璃窗，暗淡的房间瞬间被映得亮了。阳光倾斜着洒进来，给两架一厘三格的红木中药柜映了层暖色。

夏甘草换了白褂，深深吸了口气，心满意足地感受着醇厚药香地从口腔浸满肺腑，又随着气息流转深入至四肢百骸。对她来说，这是世上最沁人心脾的味道。

如此一折腾，心情大好，跑去翻了翻今天临床要用的汤剂，从药柜

旁的药台上胡乱抓过一杆精致的铜秤，簸箕形秤盘使得久了，中间一圈磨得发亮，夏甘草熟练地瞧着方子一味一味称好，又将抓好的药标了顺序，分别加了水泡在墙角电磁炉上的一排小瓦罐里。

抽屉里的药纸没了，夏甘草循着屋子看了一圈，试图找找囤货，这么不方便还是因为齐主任，打死也不肯用自动煎药机，为这事和院长大吵，最后，还得有人亲自用瓦罐煎药。

药房里其他人都叫苦不迭，抱怨满身都浸了药味，跟打了印似的，一出门就让人知道是中医院出来的。只有夏甘草喜欢，自她来报道实习之后，只要当值，煎药的活十有七八都落在她头上。

终于在角落的硬壳箱里找到一叠包药纸，夏甘草抽出几张放在小盆里浸湿了，然后一张张拿起来细细封在瓦罐口上，在电磁炉上摞了几下，定了煮药的时间火候，刚刚都弄妥帖了，就有一人闪身进门，将手里的早饭往桌上一搁，咋咋呼呼地嚷：“冷死人了！”

夏甘草起身从柜子里拿出白大褂递过去：“又迟到，早晚叫齐主任抓住罚你。”

黄小苓笑嘻嘻地接过白大褂套上，又从中药柜里掏出两颗干枣丢进豆浆：“不怕不怕，有你在呢。”

夏甘草无奈地拍了拍额头，摊上这样的同事真是倒霉。

小苓无所谓的一笑，直接无视了夏甘草的表情，问道：“甘草，前段时间你回老家了是吧？那你答应我的事……”

夏甘草白了她一眼，然后拿出纸笔扔给小苓：“这可是我外公的独门秘方玉蓉散，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

“嗯嗯。”小苓连忙放下手里的包子，油乎乎的手在白大褂上胡乱蹭了几下，然后抓起纸笔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夏甘草。

“你记好了，白薇、白芷、细辛、白蒺藜、白术、甘松、白僵蚕、白芨、白莲心、白茯苓、白附子、薏苡仁各 50 克，檀香、防风各 15 克，白丁香 30 克，珍珠粉、薄荷 10 克。”

说到这里夏甘草顿了一下，盯着埋头记录的小苓，看着她没有记



错，才继续说：“把这些药材全部打成微末，调和蛋青或清水敷脸，一个月后包你皮肤嫩白如雪。”

小芩一条一款记录好，然后把方子对折了两下放进挎包里，郑重地拍着夏甘草的肩膀说：“甘草，我的幸福就掌握在你这张秘方里了，希望你没让我失望。”

夏甘草没有回话，只是笑了笑。这个傻女，幸福不能只在乎外表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护士突然从取药口探了个头，神秘兮兮地冲着小芩说：“来了来了。”

小芩连忙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硕大的化妆包来描眉打扮。

夏甘草狐疑地看她一眼，听见外头有些杂乱的响动，从取药口探头往外一探，见到不知从那里窜出来的一堆小护士，慌慌张张走来走去，个个手上都捧着镜子梳子。

夏甘草收回头，一头雾水地问：“怎么了？谁来了？是有人要过来视察吗？”

小芩正在忙着瞄唇线，语焉不详地支应了两声。

夏甘草以为自己猜的没错，怕是什么上级单位专程过来视察来了，也有些紧张，忙从挎包里掏出面小镜子，就着镜子捋了捋落在帽子外的头发，又见着眼睛下面果然黑眼圈厚厚，想着不然上点遮瑕霜盖一盖，伸手又要从挎包里掏，一失手把小镜子摔到地上，俯下身子捡镜子，只有一个抬头的功夫，黄小芩就已经丢了化妆包，整个人挂在取药口上，半个身子都伸在外头。

“看什么呢？”夏甘草走过去顺着她探头的方向望了望，空荡荡的走廊上，只有一个男人的背影。

“宣榭啊。”

“来视察的？”

小芩像是看外星人一样看了她一眼，突然醒悟了什么：“哦，难怪你不知道他，你来的时候他刚好休年假，今天才销假回来。”

夏甘草从话里听出了些端倪：“院里的医生啊？”

“头牌，头牌医生，这院里所有未婚女的暗恋对象。”

果然只见那些小护士都一个个眼睛发光地散去，边走边议论着刚刚宣医生的仪表姿态。

小苓一副被勾了魂的呆样，夏甘草看了看她，就知道是痴恋未遂的样子。哇，那男子不过是长得帅，就会受人这样吹捧，夏甘草翻了翻白眼，好看又不能当饭吃。话是这么说，心里微微也有些好奇，这到底是尊什么神？

早晨煎好了药，夏甘草抽个空往门诊室走，刚走到药房门口，见着有个人站在外头等着取药，认出是元妙右巷的街坊，忙走过去打招呼：“许伯。”正是爸爸的棋友，经常来家中下棋，自然认得。

那老伯见到夏甘草也是一笑。“是甘草啊，真巧！”又瞥见她穿着的白大褂，“你在这里上班？”

夏甘草点点头，指了指药房：“我来这里实习的，许伯你怎么了，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腹泻，开始说我是肠炎，打了几天吊瓶也没啥效果，实在没法子，就说来吃几副中药试试。”顺手把把方子递给甘草，“你看看，这药好不好用？”

夏甘草接过方子来看，只见那方子上写着：白术、泽泻、猪苓、苍术、木通、生姜皮、桑白皮、陈橘皮、大腹皮、茯苓皮。“咦”了一声，忙又追问，“许伯，你是腹泻？”

许伯点点头，探究地看着夏甘草：“怎么了？方子有问题？”

夏甘草虽然实习不久，但最基本的一些医理还是懂的，腹泻本就是利下，怎么还能开四苓五皮散这类通利渗湿的方子，简直是文不对题，怪不得说庸医杀人不用刀，不知道是哪个医生开的方子，眼睛再往下一瞧。

医师签名上两个笔触凌厉的大字：宣榎。

夏甘草咬了咬牙，虽然从未交集，刚刚也就见了一个影儿，而且也



听着名头很大，但名头再大，开错了药总得有个说法。

想着先稳住了许伯，怀揣着那张药方，鼓足了勇气蹭蹭上了四楼，找到那个半关着门的办公室，看着那半掩着的朱门，色彩在走廊的白墙映衬下，有一种让人迷眩的光，那门后，像是藏着一个怪物，又像是有一个陷阱。

像是一间从未开启过的房间，不染纤尘的地板，毫无装饰的墙面，洁净到光秃秃的书桌，清冷。大开的窗户旁居然栽了一棵羽叶茛苕，藤蔓枝叶顺着窗棂层层叠叠地垂下来，青悠悠的恍如绿云在光影间摆荡流转。逆推的光晕了一圈白光。夏甘草一时间特别慌，不知道何去何从，心跳得很厉害，那股冲上来理论的勇气一下子就没了，腿很软。

但一想到许伯那张充满信任的脸，又不得不硬头皮地往里推门，正好那门里对窗外坐着一个人，正半低着头拉着抽屉翻东西。

夏甘草不敢直视宣榎，轻微地移了移脚尖，让自己侧对着她，小声地问：“刚刚许伯的药是你开的吧？”

她感觉自己的脸忽冷忽热，也不知道是不是面对着他的缘故，只感觉室内的温度都不正常了，那阳光照到的地方开始发烫，而阴凉处如同被一块玉贴着她，正在煎熬中，那男子只是低头哼了一声，连头也没抬，似是打发个上门的乞丐。

她的怒火开始从脚底蔓延，直到嘴边：“喏，腹泻，腹泻怎么能开四苓五皮散？”

那人根本就不搭理她，连那声从鼻腔挤出的“哼”字都不情愿给。

夏甘草的心里只有四个字：欺人太甚。只感觉那血往头顶上一涌，脱口而出：“做医生连这都不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话音未落，只见一道黑影压来，她惊呼一声，往后仰着去躲，身子硬生生撞到门后，呼一声巨响，门被从里面让她抵着死死关上。

而那个人却已经近在咫尺，浓浓的鼻息都喷在她的颈窝里，这男子身上有一种让她害怕的气息，像是一只孤独的野兽在打量着一只到手的猎物。

就在这时，她后悔了，早知道他有这样的威力，她就不会来了。

而这个时候，那男子已经抬起了头，轮廓分明的脸，高耸的鼻梁，嘴角边的肌肉非常明显，浓浓眉毛下的双眼透出独有的俊朗，英气逼人，淡淡的蜜色衬得他俊朗的五官更为分明，最可怕的是那一双眼，那潭底有一抹浅金色，生气时浅金更盛，像是一尾在夕阳下跃出海面被染金的人鱼。

面对这样的眼神，她除了张着嘴傻看着，尽量把自己从他的臂弯里缩小一点，最好缩至不见，不然她都要窒息了。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压着她的双肩，把她抵在门上，直视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黄毛丫头，你才多大，知道什么叫医！什么叫术！什么叫长！什么叫幼！什么叫尊！什么叫卑！”

那字字如刀，一刀刀都刮在夏甘草的耳朵里，她这才知道什么叫怕！什么叫气！什么叫无言！什么叫懦弱！

她想反击，可是，却感觉身后的门像是有魔力一样，把自己一点点地吸了下去，自己都要快化到门外去了另一个世界一样。

宣榭不屑地一笑，手一松，头也不回拉开门出去。只留她在门内喘息，那眼泪含在眼圈里转着，死忍着不肯掉下来。

她恨，从来无人敢这样直接侮辱他；她气，自己居然不敢反驳他；她怕，当他低下头时，那唇袭来，似是接吻时，她居然不懂推开。

她被他弄成了一个傻子，她也从不知道自己可以面对一个人如此无能。

夏甘草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宣榭的办公室走出来的，整个人像是在做梦一样，身子虽然出来了，魂还不知道丢在哪里，脑子发昏，耳朵里响着宣榭的声音，炸得满眼发晕。

夏甘草好不容易回到了药房，才知道天色已经微暗，下班的时间早到了，黄小苓已经走没影了，她撑着身子慢慢的收拾着自己的包。

夏甘草收拾得慢，顺手把药房的东西给归位，小苓哪里会干这些，正在收拾台面，一回头，只见眼前递来一张药方，夏甘草顺着方子抬眼



一看：“沈大夫？”

沈燿笑着说：“帮我抓两副小青龙汤，价已经划过了。”

“哦。”夏甘草丢下收拾了一半的包，转身就往洗手池边上走。

见她方子也没看，径直洗了手就去抓药，沈燿忙在后头喊：“去半夏，加天花粉十克，其他都是常量。”

一想起刚才的事情，夏甘草脑子里就开始发昏，木然地点点头，小青龙汤？小青龙汤里有什么？麻黄、桂枝、干姜、炙甘草、半夏，哦，去半夏，半夏的柜子拉到一半又合上，细辛、五味子，加天花粉，天花粉在哪里？脑子里虽是打了几个结不甚利落，手上却麻利地拉屉称药，不半会就抓好了药，包裹妥帖了递过去。

“晚上有没有空？”沈燿不忙着接药，盯着夏甘草问，眼神不用看都知道是温柔如水，似温泉一样把人给浸着。

夏甘草一呆：“晚上？晚上我已经约了人。”她说得极其苦涩，心里也是一酸，总是这样拒绝示好的男人，用久了也没有习惯，总还和第一次一样难过。

“哦，那没事，改天吧。”沈燿脸上依旧挂着笑，接了药道了谢才赧赧然走了。

看着沈燿那失望而去的背影，算了，回家吧。确实约了人，姐姐还等着呢！

夏甘草回到家，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子，正是姐姐夏妍，她今天穿了一套浅灰色的职业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浑身的气质也敛得冷冷的。姐夫莫笙筌坐在旁边，朝甘草点头笑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姐姐。”夏甘草朝沙发上的女子叫了一声，把包一丢，就过去拿水果吃，夏妍伸手递给了她，脸上微微绽了点笑。

继母汤阿姨正好端着一杯茶过来，看见两人，笑了笑：“你们两姐妹出门去，就说是双胞胎也有人信的。”

夏甘草的生母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隔年父亲就娶了这位继母

汤阿姨进门。继母是个厚道人，对她们姐妹两个待如亲生，四年前大姐出嫁，夏家倾了家底置办嫁妆。日久见人心，甘草心想，反正歹毒继母虐孤女的苦情戏码自己是没赶上，家里人之间的感情反而比一般正常家庭还要好得多。

继母说的没错，她俩眉眼生得极像，一般的柳眉杏眼，像是直接照着古典美人的描述拷贝过来似的，只是比起在商场滚打多年的姐姐，甘草的气质更柔和些，又沾了些草药的灵气，更衬得娇婉可人。

姐夫听了这话，眼神轻轻地扫过来，温柔地瞧着姐姐。姐夫莫笙宵是市里的名人，当年靠着做外贸起家，一直做进了市里的富豪榜，现下外贸虽然没有前几年那么挣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兼着做点房地产的买卖，家底殷实。

夏甘草抬眼看见桌上堆满了盒子袋子，知道又是姐姐姐夫带来的礼物，他俩每次来，都跟搬家一样，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夏甘草也嘲笑过这种暴发户做派，姐姐只是笑，下次来了照旧还是买一堆。

姐姐指着一个袋子说：“你姐夫刚去了趟欧洲，给你带了些花草种子跟图册。”

夏甘草心里着实欢喜，这样的礼物才是送的贴心，谢了一声就过去翻看，只见里面除了几本全英版的图册外，还有一些不知道是哪国文字印着植物的小袋子，上面有人细心地用易贴纸写上中文翻译，一条一条列着中文名跟播种时间，夏甘草认得是姐夫的字，抬头看了姐夫一眼。

姐夫见夏甘草看他，忙笑着说：“买的时候就是觉得包装有趣，后来才发现是葡萄牙文的，怕你查起来费劲，顺手就给翻译了，也不费事。”

夏甘草顺手将袋子放在桌上：“姐夫真有心。”

夏妍比夏甘草大六岁，两姐妹感情虽好，却不算特别亲近，夏甘草只觉得自己隐隐还有些怕她。夏妍待她也不像一般的姐妹那般，管教起来比继母对她还严些，小时候作业做不好要罚，考试考不好也要罚，不过也多亏了这样，夏甘草心想，不然按着自己只凭兴趣的慵懒个性，怕



是连大学也考不上的。

夏甘草歪在沙发上听继母跟姐姐扯闲话，正说起姐姐姐夫刚在市里买的别墅，姐姐说：“想让甘草过去陪我住，说了几次，她就是不肯。”

姐夫在一边陪着爸爸下象棋，听到这话也接口说：“那房子倒还好，就是前头空置了一大块花园。我还跟妍妍说，甘草要来了正好让她开垦出个药圃玩。而且我公司事情忙，总不在家里，要是甘草能陪着妍妍我还放心些。”

夏甘草也笑：“还是家里好些，离医院近。姐也知道我懒，不肯早起。再说了，她自个儿也是个爱清静的人，最烦人吵。爸，你别看她叫得热乎，真住过去，没两天就给我踢回来了。”

姐夫也不说话，微笑着抬手走了一步棋。一家子热闹地吃过了晚饭，姐姐和姐夫又拉了一会儿家常，这才开车离去。夏甘草站在小院子里，看着那辆奔驰开远，微微地叹了口气。

一回身就接到了好友穆璞云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娇嗔的声音响起：“甘草，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陪我，我又失恋了。”

夏甘草只得应着，这个穆璞云是她的大学室友。这位大小姐家境殷实，去中医院无非就是混个文凭好给爹妈交差，行事也颇爽快，夏甘草又是个好脾气，两人一拍即合，成了死党。

只是穆璞云美虽美，性子却被宠得离谱。男人容易爱上，也容易跑掉。所以，这种人就是摆明了经常恋爱，又经常失恋的主。夏甘草都习惯了，换了个衣服，提包和父母说了一声就出门去两人的老地方——酌情茶吧。

穆璞云正一脸春光地和边上的一个男子说笑，见夏甘草来，才恋恋不舍地和那个男子分开，入了座，夏甘草看了那个男子一眼，嘴里说道：“你这也叫刚失恋？”

“是，刚失，不过又刚恋。”穆璞云何时真为男人伤过心，她不过是好玩罢了。

穆璞云边吃着面前的红豆冰边嚷：“你也该谈个恋爱了。”

夏甘草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她往里靠靠，灯火本来就暗，这样一缩更不会让人看到。那个人正是宣榭，他也会来这里？

冤家路窄，夏甘草只好佯装没有看见，却又鬼使神差偷偷瞄了过去，却不知不觉入了境，看得出了神。

穆璞云眉毛一扬：“夏甘草，你魂跑哪里去了，全走神了，我在和你说话呢！”

甘草这才回过神来，对着穆璞云笑笑说：“刚看到一同事。”
“哪儿？”

“认错了。”夏甘草不想提到他，正好他也入了座，她松了口气，他没看见自己，正好，自己也不想见他。

灯光迷离了下去，声色男女在酒吧里暧昧穿行，高低的酒杯举起，空气里都含着一种迷幻的香甜，但夏甘草并不喜欢这个味儿。她久居药房，独喜欢那种带着草木香的味儿，这里虽然喧闹时尚，总归跟外乡看客一样，并不相融。只是旁边人都开始入戏，穆璞云更是一张小脸如沐了春光，就差暗地里绽放媚色了。

夏甘草又往里躲了躲，这时酌情酒吧每晚的演出开始了，这酒吧生意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每晚都会邀请各色的地下乐队过来演出。夏甘草虽然好清静，却也觉得偶尔热闹热闹还算不错，况且现在的乐队也不尽是摇滚雷鬼，偶尔有些蓝调或者民谣，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音乐飞扬，夏甘草也兴奋了起来，不由得坐高了一点，那一眼望去，正好看到宣榭坐在偏角的位子上，旁边并无人，他也不看演出，只是自己拿一个高脚酒杯，在指缝间转来转去地玩，手法纯熟，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暖场的是支英伦迷幻乐队，在一个秃瓢抓着麦克风神情狰狞地唱了首节奏激烈歌词不明的歌之后，场面登时热烈了起来，满场的红男绿女纷纷脱了外套，站起身往舞台附近涌，无数的轻浮家伙乘着音乐蒸腾起暧昧气氛向着浓妆艳抹的姑娘们吹着口哨，闪烁的灯光像鬼火一样时明时暗，一时间夏甘草的眼睛像是被蒙了雾，裊上了一层泪水，她闪了

